

武则天传

林语堂
著

LADY WU



武則天傳

卷之四



武则天传

林语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则天传/林语堂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林语堂文集)

ISBN 7-5613-3160-6

I. 武… II. 林… III. 武则天(624~705)—传记

IV. 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819 号

图书代号: SK4N1132

作 者: 林语堂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8.5 插页: 2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ISBN 7-5613-3160-6/K · 193

定 价: 21.00 元



林语堂先生

1940年于纽约

五十以易知

林语堂

此文偶有讹误，五十以学易一句，事人所读人人常引之

暨幸四书，所谓石径曰注，乃引起经书之先生，清世闻君子藉端
福利，清儒，竟事以博。郭本不足据，乃一被未读古书之青年，
易所惑弄，时付时疑，个人是路所示，地者每以此为词，一若其
有可解之价值，故文中抽词，聊罗数行，一醉之下，足覆矣。

(一) 读经于主明身。故易理之明，非初易同，不足为言以据。

吾语身语，亦有定果，何果何理，自有能先，要於易有可取然，
取之，不以以，信儒二字为筏身养。夫子十五而志於学，生主有

五十以学，待五十岁才念古之理，且学何来，唯何能人生故
理，始可以无大过也，亦贵思悟。五十乃夫子知命之年，已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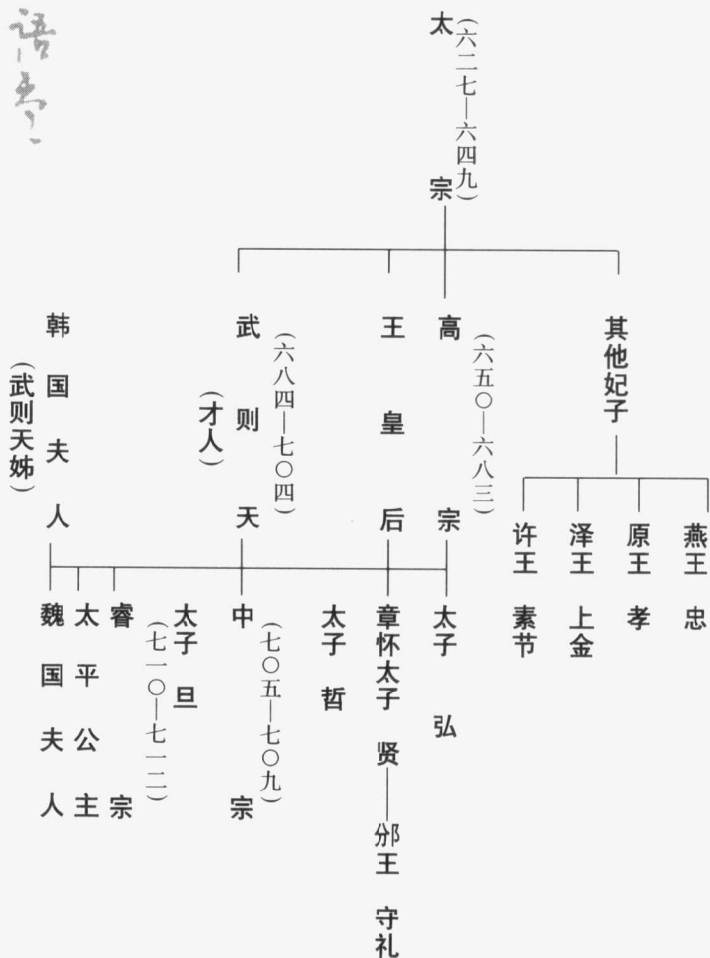
吾语。凡松初服本，不致念大未通，然其，若命相之松曰君子
老子是也。后大说通，不主宽政。读经，最怕其浅，人云亦云，事

林语堂手迹

初唐系统略图

L a d y W u

(括号中数字指在位年代)



[目 录]

L a d y W u

- 1 初唐系统略图
- 1 第一章 唐郧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 4 第二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 8 第三章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 11 第四章 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 16 第五章 为了对付那个貌美多姿的妃子
- 20 第六章 掐死亲生女儿的收获
- 22 第七章 向皇后进攻
- 26 第八章 元老重臣的抗议
- 29 第九章 开刀
- 31 第十章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 34 第十一章 皇帝探监事件
- 37 第十二章 《内轨要略》及宫中闹鬼
- 41 第十三章 大清洗
- 45 第十四章 还剩一个对手
- 48 第十五章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

林语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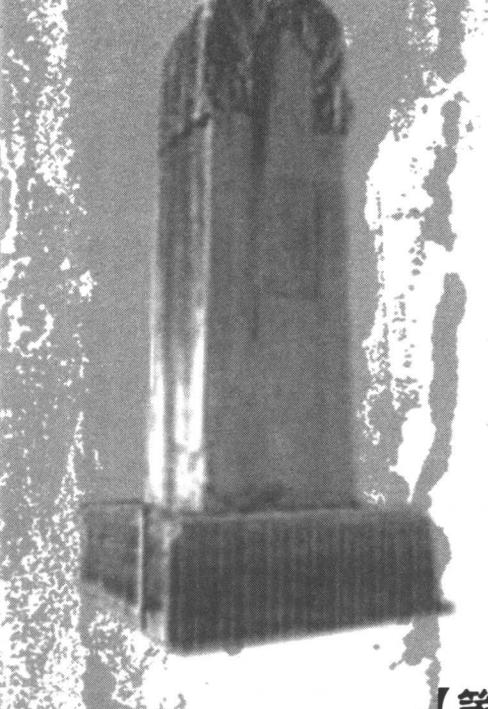
【目 录】

L a d y W u

- 56 第十六章 封山大典
- 61 第十七章 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 64 第十八章 大典之后的阴影
- 68 第十九章 又是一桩疑案
- 72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 77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 84 第二十二章 还是接班人问题
- 89 第二十三章 高宗驾崩
- 93 第二十四章 中国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基
- 98 第二十五章 男妃冯小宝
- 103 第二十六章 徐敬业起兵与《讨武氏檄》
- 107 第二十七章 讨武兵败
- 111 第二十八章 检举箱的发明
- 116 第二十九章 冤案少不了酷吏和酷刑
- 120 第三十章 也有疾风劲草
- 123 第三十一章 公众舆论
- 128 第三十二章 人心惶惶
- 133 第三十三章 大屠杀

- 137 第三十四章 授图大典与禁止屠猪
- 142 第三十五章 请求改朝换代
- 145 第三十六章 请君入瓮种种
- 149 第三十七章 狄仁杰与魏元忠
- 157 第三十八章 仍然是接班人的麻烦
- 161 第三十九章 无可奈何的情人
- 168 第四十章 万人空巷的判决
- 172 第四十一章 用贤之患
- 179 第四十二章 两个男情妇
- 184 第四十三章 其实莫须有
- 189 第四十四章 不肯牺牲情郎
- 194 第四十五章 精彩的半小时政变
-
- 200 武后谋杀表一
- 202 武后谋杀表二
- 204 武后谋杀表三





【第一章·唐邠王】

——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身经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噩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瑋也蒙上天嘉祐，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瑋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踟躕，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人骇世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如我对先父

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姊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先兆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岐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岐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有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才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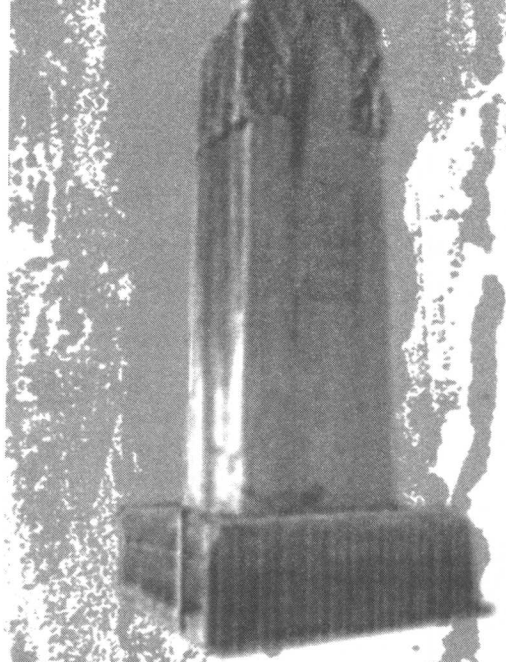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其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官去祭谒太庙，他本

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生活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仿佛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 game，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绝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才能。

现有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桩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来我当年知晓的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



【第二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大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后六二四年)，在秀丽的终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宫是祖父的避暑宫殿，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溪谷之中，风光佳绝，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湲成韵，自山峦间泻下，流往长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带，别墅山庄，栉比鳞次。终南山再前行，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自为一平原，隐僻幽静，别成一天地。终南山这所行宫，构造简单，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以大唐一代开国君王之尊，宫殿楼台，决不求其辉煌壮丽。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数处小补加修，已觉称心满意，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十年中，兵连祸结，庶民饱受涂炭，贫困未苏，大兴土木，必增税收，并非造福百姓。在皇宫之中，他确曾饬建凌烟阁，但那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

国功臣，因为他们多年保驾，东征西战，奠定邦国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极重道义，修建凌烟阁，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友人，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一则借以庆重臣之功，一则借以志太宗自己的功劳。

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虽然有时显得轻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现在虚软亏损已甚。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不幸身染重病。因为身为武人，虽然年过半百，但素质极健壮，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为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纵英才，领袖群伦，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诤直谏。太宗御下，英才贤士，济济一时，刚毅廉直，尽于朝政。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不知为了什么，臣子虽众，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不避石矢烟尘之险，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又统帅诸将北征突厥，击溃突厥联军，西方拓边至土耳其斯坦，临近了里海。又曾遣将自北部进攻印度，迫使尼泊尔入贡天朝。太宗为人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虽然虬髯如戟，可以悬弓，看来狰狞可畏，实则仁厚爱民，如保赤子。即此一点爱民之心，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梦幻的破灭。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

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处死的囚犯。他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我放你们回家。回家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来受刑。”

囚犯闻听，真是惊喜万分，都被释还家。次年秋季来临，又回监狱就刑。囚犯以为罪有应得，都乐于就死，无所怨尤。在当年，一个死囚之定讞，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与皇家的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太

太宗皇帝

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自然不足为训。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无须有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太子为晋王治，太宗驾崩后，即位为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并不幸运。一个心爱的公主几年前死去的，死时才三十六岁。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是支持大臣，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皇上应当采纳忠言。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皇家的肱股，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长掌权太重。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有人提议要请皇上颁布大赦，借以感动神灵。皇后说：“不可以。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祈寿又有何用？”临终之时，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不必广筑陵寝，借以节省民力。她说，埋葬之义，只不过埋秽物，使不暴露于外而已。长孙皇后不愧一个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有如此的贤妻在旁，本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当盛年，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贤德之名后代景仰不衰，也非无故了。长孙皇后死后，太宗震悼万分。大臣劝慰之时，太宗说：“我当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过，以前在危难之时，皇后始终在旁扶助，善进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伙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竟大异于前，沉溺于女色，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终难再遇。嫔妃虽众，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随后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岁，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晋阳公主娴雅可爱，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晋阳公主与晋王治两小无猜。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她竟至哭泣，以为再不能相见。在公主亡故之后，太宗的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了出来。一个月之内，他常常自己垂泪，不思饮食。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他说：“我太爱这个孩子，悲伤无法抑制。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

林语堂

道。”

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对人民公正仁爱，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箭法如神，部下骁勇善战，突厥人闻声胆裂；在家里的时候，却温和仁厚。